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盡節 升大堂懷義拷供

卻說懷義見狄公說了一番言語，嚇得渾身亂抖，乃道：「僧人奉聖命在此住持，何得謂之欽犯？王毓書媳婦，是誰騙來，大人何能聽一面之詞，以為情讞？」武三思在旁道：「大人且待相驗之後，再為訊審。此時未分皂白，也不能命御賜僧人，便爾下跪。」狄公道：「不然。王毓書也是個進士，斷無不顧羞恥，捏控於他人之理。以命案看來，在他寺前，無論他是謀與否，殺人之時，未有不呼救之理。他既為寺中住持，為何聞聽不救？照此論來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而況王毓書所控，又是被告，雖未訊質，也須下跪。本院又是奉旨的欽差，他雖是敕賜住持，乃敕賜他在這寺中修行，非敕賜他在此犯法，或以「敕賜」二字，便為護符，難道他殺人不治罪麼？可知王毓書之事，合境皆知，若不嚴審明白，設若激成民變，大人可擔當得住？」這番話，把武三思說得不敢開口。狄公又向懷義大喝道：「汝這奸僧，所作所為，本院盡所知悉。今日奉旨前來，還想恃寵不跪麼？若再有違，本院便將萬歲牌請來，用刑處治！」懷義見此時，武三思已為他搶白得口不出言，只得雙膝跪下。狄公道：「汝犯重罪，諒也難逃。且將大概說來，這兩口屍骸是誰家婦女，為何因奸不從，將她殺死？」懷義忙道：「這是僧人實是冤屈。若謂我見死不救，這個寺院，不下有三四進房屋，山門口之事，裏面焉能聽見？此事顯係看山門的僧人淨慧所為。自從僧人奉旨住持，便命他在山門看守，平日挾仇懷義，已非一朝一夕。近聞他奸騙婦女，在山門前胡行，僧人恐所聞不確，每日晚間，方自去探訪。誰知昨夜三更，便鬧出此事，只求大人將他傳來，問明此事。」狄公道：「汝既知有此事，為何不早為奏明，將他驅逐出寺？可見是汝朋比為奸，事前同謀，事後推卸在他身上。本院且待相驗之後，再向汝詢問。」說著起身，與三思同出了山門。早見件役書差，在那裏伺候，當時升了公座。件作如法驗畢，喝報是刀傷身死，填明屍格，復又進入廟中。狄公命將淨慧帶來，淨慧到了廳前，早已跪了下去。狄公喝道：「汝這狗禿，聖上命汝看守山門，乃是慎重出入之意，汝何故挾仇懷義，膽大妄為，做出這不法之事！此兩人是誰家婦女，因何起意將她殺害？」淨慧本受了喬太的意思，乃道：「大人明見！僧人自從入廟，皆是小心謹慎；從不敢越禮而行。昨日三鼓時分，山門尚未關閉，當時出去小解，忽見有此死屍，明是仇人所為。求大人明察。」狄公當時怒道：「汝這狗禿，還說不關己事，為何半夜三更，尚不關閉？此言便有破綻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淨慧道：「這事仍不關我事，求大人追問懷義。」狄公道：「懷義你聽見麼？庵觀寺院，乃潔靜地方，理合下晝將寺門關閉，何故夜靜更深，聽其出入？」懷義聽了此言，深恐淨慧說出真情，連忙道：「淨師父，你不可混說。現在狄大人同武皇親，同在此間，乃是奉旨而來，你可知道麼？你管的山門，自不關閉，為何推在我身上？」

狄公知他遞話與他，說武三思由宮中出來，叫他先行任過的道理，連忙喝道：「淨慧，你是招與不招？若再不說，本院定用嚴刑！」淨慧道：「大人明見！這事雖僧人盡知，卻不敢自行說出，所有的緣故，全在前面廳口。請大人追查便知。」狄公聽了此言，向著武三思道：「本院還不知他有許多暗室，既然淨慧如此說法，且同大人前去查明。」說著使命馬榮、喬太，並眾差役，一齊前去。

此時武三思心下著急，乃道：「裏面是聖上進香之所，若不奏明，何能擅自入內？這事還望大人三思。」狄公冷笑道：「貴皇親不言，下官豈不知道？可知歷來寺院，皆有駕臨之地，設若他在內謀為不軌，不去追查，何能水落石出？此事本院情甘任罪，此時不查，尚待何時！」武三思道：「既然大人立意要行，也不能憑淨慧一面之詞，擾亂禁地。設若無什麼破綻，那時如何？」狄公道：「既皇親如此認真，先命淨慧具了甘結，再行追究。」當時書差將結寫好，命淨慧畫押已畢，隨即穿過大殿，由月洞門，抽鈴進去。淨慧本是寺內的僧人，豈不知道他暗室？況平時為懷義挾制，正是懷恨萬分，此時難得有此乾系，拼作性命不要，與他作這對頭。當將月洞門抽開，懷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心下想道：「若能他陷入坑內，送了性命，那時死無對證，武后也不能將我治罪。」誰知馬榮早已知道這暗門，先命淨慧進去，自己與眾人，站在竹林裏面。只見淨慧將門檻一碰，鈴聲響亮，早將兩扇石門開下，向外喊道：「皇親大人，此便是懷義不法的所在，現在李氏還在裏面痛哭呢！」狄公凝神，果然一派哭聲，隱隱的由地窖內送出，隨向武三思道：「貴皇親曾聽見麼？若因禁地不來，豈不令婦女冤沉海底。」武三思直急得無可回答。只見狄公向懷義怒道：「你這賊禿，竟敢如此不法！且引我等入內。究竟裏面有多少暗室，騙人家多少婦女？」懷義欲想不去，早被馬榮揪著左手，向前拖來，此時身不由己，只得同馬榮在前引路，由坡臺而下。

狄公入了地窖，但見下面如房屋一般，也是一間一間的排列在四面，所有陳設物件，無不精美。狄公道：「清淨道場，變作個污穢世界了。李氏現在哪間房內，還不為我指出！」懷義到了此時，也是無可隱瞞，只得指著第二間屋內說道：「這便是她的所在。」當時狄公命馬榮同淨慧，將門開了，果見裏面一個極美的女子，年約二三十以外，真乃是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見有男子進去，當時罵道：「你這混帳種子，一又前來何事！我終久拚作一死，與懷義這賊禿，到閻羅殿前算帳。」馬榮道：「娘子你錯認人了。我等奉狄大人之命，前來追查這事。只因王毓書在巡撫衙門控告，說懷義假傳聖旨，騙奸娘子，因此狄大人奏明聖上，前來查辦。此時欽差在此，趕快隨我出去。」李氏聽了此言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「狄青天來了麼？今日我死得清白了。」說著放聲大哭。走出房來，抬頭見兩位頂冠束帶的大臣，也不知誰是狄公，隨即隨身下拜道：「小婦人王李氏，為懷義這奸僧假傳聖旨，騙我家公公合家人廟燒香，將奴家騙入此處，強行苦逼，雖然抗拒，未得成奸，小婦人遭此羞辱，也無顏回去見父母翁姑。今日大人前來，正奴家清白之日。一死不惜，留得好名聲。」說罷對那根鐵柱子，拚命的碰去。早把狄公吃了一驚，趕命馬榮前去救護，誰知又是一下，腦漿並裂，一命嗚呼。把個武三思同懷義，直嚇得渾身的抖戰，狄公也是嘆惜不已，又向武三思道：「此是貴皇親親目所睹，切勿以人命為兒戲。」當時命差役將懷義鎖起，然後各處又查了一番。所有那裏嬰童頑僕，以及四個大盜，早由地道內逃走個乾淨。

狄公查了一會，明知前去還有房屋，因礙於武后的國體，不便深追，正要出來，忽見坡臺下許多鮮血，隨向懷義喝道：「汝這沒王法的禿賊，奸盜邪淫，殺人放火，這八字皆為你做盡了！現有形跡在此，還想哪裏抵賴！人是汝所殺，首級棄在何處？」懷義急道：「此事僧人實系不知。現已自知犯法，但求大人開一線之恩，俯念敕賜的寺院，免予深追，僧人從此改過，決不再犯！」狄公哪裏容他置辯，隨命先將懷義同淨慧一齊帶回衙署，自己與武三思回轉頭來，所有寺內僧眾，全行驅入偏殿，將月洞門各處發封。

到了轅門，先傳巡捕，將王毓書帶來，向他說道：「汝先前控告之人，本院已經帶來了，依例嚴辦便了。但是汝媳婦節烈可嘉，自裁而死，汝且趕速回去，自行收殮，明日午堂前來聽審。」王毓書聽了此言，不禁放聲大哭道：「可憐我媳婦，硬為這奸僧逼死！若非青天追究，水落石出，豈不冤沉海底！」當時叩頭不止，起身退出。此時王家莊早已得信，毓書的兒子已在轅門等候，父子抱頭大哭。當時回家，備了棺木，連夜又來轅請起標封。次日一早，大殯已畢，抬回莊上不上。

且說狄公將武三思留在衙門，當時命人擺了酒飯，與武三思吃畢，然後說道：「下官即將懷義帶回，又是彰明實據之事，非得先審一堂，問實口供，明日奏明聖上不可。」武三思此時恨不能立刻出街，好急往宮中送信，無奈被他困住，不得脫身，心下甚覺著急。現又見他要審，格外著忙道：「大人雖是為民伸冤，可知他乃是御賜的住持，若過於認真，恐聖上面上，稍有關係。還望大人三思。」狄公道：「有聖明之君，始有剛正之臣，下官今日追究此事，正欲為國家驅除奸惡。貴皇親所言，也只看了一眼。」當時命人在大堂伺候。頃刻間書差皂役，排列兩班。狄公猶恐懷義刁猾，當時又將萬歲牌供在大堂，然後升堂公座，傳命將淨慧帶來。兩邊威武一聲，早將淨慧帶至堂上。狄公問道：「汝且將懷義的事，悉數供來，好在這堂上對證。」淨慧道：「僧人本在這寺內住持，自從看這山門，凡裏面的細情，雖不知悉，至他姦淫婦女，卻日有所聞。久已思想前來控告，總因他勢力浩大，若是不

準，反送了自己的性命。現在大人既究出這根底，其餘之事，已自包羅在內。惟山門前這兩口屍骸，沒有事主，求大人將懷義帶來，交出人頭，好收殮掩埋。如此慘暴寺前，實於佛地有礙。」狄公聽罷，明知他隱藏武后的事件，不敢直說，當時也不過問，但提出懷義對質。巡捕答應一聲，將奸僧帶到。狄公喝道：「汝這禿廝，膽敢在寺內立而不跪，若非本院尋出這暗室，隨後更是日無王法了。現在當今牌位供奉於此，汝且跪下，從實供來。究竟那兩顆首級，藏置何處？」懷義道：「這事僧人實不知情，總求大人開恩，追問淨慧。昨夜是他開門小解，叫喊起來方才知，當時便沒有人頭了。這是他親口所說。」淨慧道：「昨夜是你們哄鬧出來，我方才開門出去，彼時你等眾人，怎麼說殺人了，人頭滾到地窖去了，安知你們已將人殺過，故意哄鬧出來，不然為何說有人頭呢？」狄公聽罷，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你這禿囚，至此還敢抵賴！可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何況汝是個僧人，難道本院不能用刑審問？左右，先將他重打六□，然後再問他口供。」

你道狄公是命馬榮將王道婆殺死，除了興隆庵之患，為何反有意在懷義身上拷問，豈不是狄公冤人麼？殊不知狄公除惡，正是務盡的意思，若不將道婆殺死，雖然蒐尋出這事，王道婆定要出入宮闈，隨通消息，將懷義救了出去。而且興隆庵又是武則天出家之所，若再如白馬寺這樣嚴辦，於武后面上，萬下不去，因此暗中除了此惡，隨後再辦那三四□房的尼姑。現今懷義招供，也是恐武后赦罪，故意將此事推到他身上，好令武后轉不過口來。有這道理，所以命人拷打。

不知懷義肯招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